

>>《仡佬族文学史》简介



《仡佬族文学史》一书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53万字,系遵义师范学院教授王刚、唐燕飞、孙建芳合著。该书将仡佬族民间文学分为神话、古歌、传说、故事、歌谣、傩戏等六大类进行研究,将仡佬族文人文学分为“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个阶段介绍,系统梳理仡佬族文学的历史和发展、特点,介绍仡佬族作家群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全面展示了仡佬族文学面貌,贵州民族出版社在推介该书时评价其为“仡佬族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部集大成综合性著作”。

仡佬族是贵州古老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长期的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形成了既具有本民族特色又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的仡佬族文化。

仡佬族文学是仡佬族历史文化、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学视角书写仡佬族历史,展现仡佬族发展历程,呈现中华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图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发挥着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潮流中不可或缺。

为全面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贵州省委宣传部大力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播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今天的仡佬族虽然在全国多个省市都有分布,但96%以上都居住于贵州,在贵州乃至西南地区有着重要历史地位。

《仡佬族文学史》一书的出版,将有益于深入挖掘多彩贵州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值,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仡佬族文学史》导读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唐燕飞

文学史的编写是对历史记忆的记录。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土著民族之一,对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过较大影响。仡佬族文学作为仡佬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构建其史的框架,界定入史作家作品,撰述其文学创作面貌。

《仡佬族文学史》(后文简称《文学史》)结合仡佬族社会历史变迁,揭示其文学史特有进程,指出仡佬族文学受民族生存环境与生产方式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状态,并根据仡佬族文学发展实际情况,将仡佬族文学分民间文学、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四篇进行介绍。在梳理发展脉络的同时,对纳入文学史的古近代作家进行身份考证,对历代作家作品进行介绍和解读,点、线、面结合,述、评、析兼顾。该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该民族在文学方面的发展、特点、成就及影响,对散落各种典籍的仡佬族作品形成整体认知,还可由此洞见仡佬族文学中或隐或显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对中华思想文化的高度认同趋同

《文学史》指出,民族作者无论有无民族身份意识,在其创作中多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民族文化、民族思维的印痕。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交流、民间交往的频繁,受汉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仡佬族文学在与中华文化同源共流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兼容性与互动性。

仡佬族民间故事有较多想象和夸张的成分,且表现出对中原主流思想文化的高度认同与趋同。如通过人物故事,讲述处理好人际关系、家和万事兴的道理,表达向往美好生活、惩恶扬善的愿望;如警示要以孝为先,以善待人,宽大为怀,这些伦理道德观念与儒家思想高度契合,具有很强的

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古近代作家多为仡佬族上层人物或出生诗书家庭之文士,接受汉文化教育和熏陶,用汉语进行写作,对中华文化的推崇与趋同更加明显。如申祐以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忠孝节义为人道大纲,气节事迹为世人敬重,诗作中也多表现此类主题。其五古《从舅李公挽诗》叙述任思南副长官的从舅李盘因征伐镇压叛乱而遇害之事,表达对李盘奋勇死节精神的敬佩与赞美,推许守士尽责、彰扬舍生取义。宋昂《送赵逊敏东归》:“门前柳忆陶元亮,洞口人迎葛稚川。”将友人比作陶渊明、葛洪,表达对其归隐山林的赞美;《送杨知事》:“京华到日春

光好,花柳无边马上看。”化用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用典和抒情均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意蕴。费以矩工诗善文,《黔诗纪略》称其诗“仄平七律音节抗朗,犹是明七子家法”。其《山居漫兴》中,“筑室溪中围薛荔,缓行洲上掇江离”效仿屈原采摘薛荔、江离等香草,末句“一曲沧浪我自知”,化用《楚辞·渔父》,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山居生活的陶醉。聂树楷《黔园诗词》“博涉诸大家,而于工部、玉局、剑南尤致力其乐府,间效梅村,老耽禅悦,故晚作亦颇与香山类。词则溯源宋人”,创作融通各家风格,于中华传统诗词艺术造诣颇深。

二、与兄弟民族文学的深度交融互嵌

历史上的贵州是我国西南部民族大对流的交汇点,仡佬族则处于交汇的中心。《文学史》分析,仡佬族作为贵州世居民族之一,与贵州乃至西南各民族交流交往、整合融合,其文学具有与其他民族文学“交融互嵌”的特点。

如阐释人类起源的仡佬族“洪水神话”,其中的葫芦避难、神示、兄妹成亲、救世等要素,与汉族及贵州苗族、侗族、布依族等世居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大致相同,这些同源神话体现出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深度融合。仡佬族“创世神话”吸收各民族创世神话要素,呈现多元化状态。如《无限制地》中,“无限”在吞噬浑浊之气后身軀化为天地。这种原型叙事模式在其他民族神话中也均有体现,

如苗族神话《开天辟地》、布依族《赛胡细妹道人烟》、彝族《天生地产》等,也讲述天地由云雾、清气浊气、云丝雾线变化而成。

民间故事中,流传于遵义地区的《喊太阳》与汉族后羿射日的传说情节结构大致相同;流传于遵义、金沙地区的《封排行》中老鼠欺骗猫的情节与汉族十二生肖故事中老鼠欺骗猫的情节基本一致。《毛狗精》阐释勤劳才能获得幸福的道理,在中国各民族甚至世界各国都有类似故事。流传在贵州平坝一带的《将军石》以秦始皇征调劳苦人民修筑万里长城为主题,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对此,《文学史》指出,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文化互渗现象,说明无论在什么时期人民之间

都是互帮互助,更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傩戏被称为“戏剧的活化石”,《文学史》以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版本为据,对经典傩戏《骑龙下海》进行了述评,指出其沿用了历代文本中柳毅传书主要情节,丰满了龙女形象,增加了婆婆、小姑这两个民间故事中的典型恶人形象,更符合各民族民众心理。

文人文学也可看到文化交流的影响。寿生侨寓北平,描写“老远的贵州”(鲁迅语),抒写乡愁,具有上世纪初乡土文学的特征。赵剑平的“夜郎故事”“动物小说”,戴绍康的《鼓手》《塬上风》等小说,通过民俗事象挖掘民族精神,打上寻根文学的深刻烙印。

三、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推动促进

唐代羁縻州的设置,搭建起中原发达地区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明清时期,儒学的传播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仡佬族作家受儒家思想影响,熟知礼乐教化之事,认同并接受中央王朝文化。这些均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

早在仡佬族古歌《叙根由》中,主人公阿利请来汉、苗、彝、布依等族猎手一起围猎老虎、分享猎物的描写,就表现出当时仡佬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友好关系与协作精神。

《文学史》认为,在多民族的现代国家里,每个人既是国家的公民,又是民族的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民族作家既要审视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更要以宽广视野博大胸襟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丰富本民族文化内涵,表现各民族社会生活。这在仡佬

族当代作家中表现得尤为充分,《文学史》就此进行了深入阐述。

覃国刚参军入伍后长期生活在云南,写下表现云南少数民族的《在神秘的地方》《睡神》《边寨趣闻录》《边寨纪事》《森林的部落》等多部散文集,成为他族文化的成功歌者。何毓敏从事地质工作,散文集《心灵的選擇》《月亮贺卡》回忆故乡生活,而更多地描写地质战线的人和事,拓展了写作领域。有20多年军旅生涯的刘世杰在文集中着重描写军营生活,展示当代军人的生活与情愫。夏世信从事检察工作后,将笔触聚焦检察战线,用报告文学、长篇小说等塑造一心为公的检察人员群像。

仡佬民众生活在大山,崇拜大山,敬畏自然。对现代化进程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态失衡,仡佬族作家有切身体会并在作品中深

结语

在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背景下,关注、研究民族文学及其历史,对于增强各民族文化认同,凝聚各民族价值共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精神和文化基础,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遵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遵义师范学院教授、湘江诗社指导教师)

>>品读《仡佬族文学史》

传承与绽放

彭捷

作为一名仡佬族人,当我翻开《仡佬族文学史》这本书时,心中涌起的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与自豪。从小就生活在汉文化环境中的我,都快忘了仡佬族这一身份。幸而,我遇见了这本书,让我有机会去了解仡佬族的文化,领略仡佬族文学的独特魅力。

书的开篇,就让我一惊:仡佬族在殷商时期便出现了。只是,这么悠久的历史,我却所知甚少,未免汗颜。仡佬族起先也不叫“仡佬”,在殷商时期称为“濮”,到了东汉称“僚”或“濮僚”,直到隋唐才被称为“仡佬”。读到“自然崇拜”一词,我了解了“民间文学”的特点。我的老家就有好几颗古树,一直被人们供奉着。当你站在古树下时,会莫

名地升起敬畏感。

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仡佬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从古老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歌谣到当代的诗歌、小说,全面展示了仡佬族文学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形式。

她让我们看到了仡佬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编织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文学画卷,让我们看到了仡佬族文学的辉煌过去、当代演变,也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仡佬族人,我有责任将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传承并创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仡佬族文学,让仡佬族文学在新时代融入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

了解仡佬族文学的一扇窗

敬炜勳

当我拿起《仡佬族文学史》,轻轻抚摸看“仡佬族文学”这几个烫金的标题,好奇如藤蔓般在我的心中生长,让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这本书,揭开“仡佬族”神秘的面纱。

翻开书页,如同打开一个新世界的扇窗。我惊讶地发现,在殷商时期被称为“濮”的仡佬族曾参加过周武王伐纣的牧野盟誓,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中央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他们并不是孤立存在于一地、与世隔绝的?那他们的文学会在中华民族的文学中随大流而去,还是开辟出独属自己的道路?

怀揣着疑问我接着往下读,沉浸在仡佬族文学的广阔天地中,神话古歌如神秘的画卷徐徐展开,民族传说似璀璨的星辰照亮心灵,民间故事像温暖的炉火抚慰人心,民间歌谣如灵

动的清泉流淌耳畔,傩戏如古老的仪式震撼灵魂,文人文学则如智慧的灯塔指引方向。

当沉浸在那有趣的仡佬族民间歌谣中时,竟意外地找到了一直以来苦苦追寻的答案,心中满是惊喜。仡佬族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学并不是割裂的,仡佬族文学以其鲜明的特色,与中华民族文学和谐共生,和而不同,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涵。仡佬族的“打闹歌”引用过《诗经》中的“乃积乃仓,乃裹糗粮”。盘歌中包括了造字、撰书、炼石补天等事迹,仡佬族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汉文化。这是仡佬族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学的和谐共生。

我带着满足与思索读完这本书,如同结束了一场心灵之旅。再次抚上那金色的书名,只觉一笔一划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探寻仡佬族文学的璀璨明珠

田映

“一个民族的精神要靠一个民族的文化来支撑;一个民族的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首推文学。”《仡佬族文学史》就是一把为我们打开通向神秘仡佬族文学世界大门的钥匙,让我们窥见仡佬族文学的璀璨。

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兴起与繁荣,领略到仡佬族文学起源的璀璨光芒。《巨人由禄》作为创世神话,如同盘古开天辟地一般,为仡佬族的历史拉开了宏伟的序幕。《洪水朝天》故事里,人们凭借葫芦抵御洪水,待洪水消退后,阿仰兄妹制造烟,开启新的生活篇章。

仡佬族尊崇祖先,《竹王》《宝王》的传说承载着他们对先辈的敬仰,而竹子也成为了这个民族的图腾。他们

敬畏自然,每年的三月三,会对山神、树神虔诚祭祀;他们尊敬生灵,在农历十月初一的牛王节,耕牛得以休息,身上披红挂彩,享用着最好的饲料,人们杀鸡备酒,敬奉牛王,表达对生灵的敬重之情……

何其芳曾说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直接意义首先是丰富了我们祖国的文学宝库,很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

对创作来说,可以继承、学习、借鉴的本国文学遗产大为增加了,而且许多少数民族文学的民间故事还可以作为再创作的题材。”《仡佬族文学史》深刻揭示了仡佬族文化的内涵,让我们领略到了仡佬族人民的智慧、勇敢和对生活美好的追求。



遵义师范学院古代文学教授唐燕飞(右二)带领学校湘江诗社学生品读《仡佬族文学史》。

文化认同的影响

封诗杰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集中聚居于贵州的仡佬族历史渊源悠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仡佬族文学史》从文学的角度深刻剖析了以仡佬族为代表的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文学是文化的载体,《仡佬族文学史》将仡佬族的文学分为两个部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分别承载着仡佬族原生态的本民族文化与和汉文学影响后形成的仡佬族文人文化。

从民间文学记述的制造天地、竹王、蛮王和山神的信仰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仡佬族人对生命起源、种族发展、

各民族起源的认识和诠释。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内容毋庸置疑是纯粹的仡佬族民族的文学。

随着仡佬族文人提起笔,而后开始形成的文学里,仡佬族的民族色彩逐渐被淡化,他们创作的诗歌,虽仍体现着仡佬族的民族精神与意识,如对故乡之咏叹,对大山的热爱,等等,但写作的风格、引用的典故,都有着主流文学的痕迹。这与中华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通过对仡佬族文学的研究,可以看到各民族在文化交流交融中的相互影响与促进,体现了各民族的血脉相连、文化共享和命运与共。



道真傩戏。



仡佬族剪纸。